

海上花列傳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海上花列傳

下

〔清〕花也憐儂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海上花列傳第二函目錄

雲間花也憐儂著

- 第三十三回 高亞白填詞狂擲地 王蓮生醉酒怒冲天
第三十四回 憑真誠淫凶甘伏罪 驚實信仇恨激成親
第三十五回 落煙花療貧無上策 煞風景善病有同情
第三十六回 絕世奇情打成嘉耦 回天神力仰仗良醫
第三十七回 慘受刑高足枉投師 強借債濶毛私狎妓
第三十八回 史公館癡心成好事 山家園雅集慶良辰
第三十九回 造浮屠酒籌飛水閣 羨姬囑漁艇鬪湖塘
第四十回 縱翫賞七夕鵲填橋 善俳諧一言雕貫箭
第四十一回 衝繡閣惡語牽三畫 佐瑤觴陳言別四聲
第四十二回 拆鸞交李淑芳棄世 急鴿難陶雲甫臨喪

第四十三回 人其室人亡悲物在 信斯言死別冀生還

第四十四回 賺勢豪牢籠歌一曲 懲貪黷挾制價千金

第四十五回 成局忽翻虔婆失色 旁觀不忿雛妓爭風

第四十六回 逐兒嬉乍聯新伴侶 陪公祭重觀舊門庭

第四十七回 陳小雲運過貴人亨 吳雪香祥占男子吉

第四十八回 誤中誤候門深似海 欺復欺市道薄於雲

第四十九回 明棄暗取攘竊朦朧 外親內疎圖謀挾質

第五十回 軟廝纏有意捉訛頭 惡打岔無端嘗毒手

第五十一回 胸中塊穢史寄牢騷 眼下釘小蠻爭寵眷

第五十二回 小兒女獨宿怯空房 賢主賓長談邀共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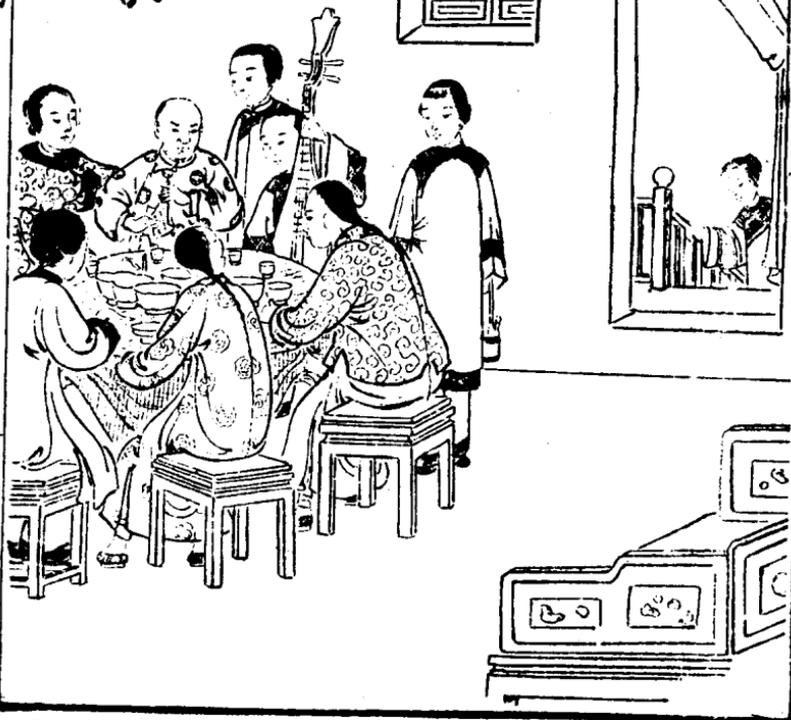
第五十三回 強扭合連枝姊妹花 乍驚飛比翼雌雄鳥

第五十四回 負心郎模稜聯眷屬 失足婦鞭篲振綱常

- 第五十五回 訂婚約即席意傍徨 掩私情同房顏忸怩
- 第五十六回 私窩子潘三謀祛篋 破題兒姚二宿勾欄
- 第五十七回 甜蜜蜜騙過醋瓶頭 狠巴巴問到沙鍋底
- 第五十八回 李少爺全傾積世貲 諸三姐善撒瞞天謊
- 第五十九回 攬文書借用連環計 掙名氣央題和韻篇
- 第六十回 老夫得妻煙霞有癖 監守自盜雲水無蹤
- 第六十一回 舒筋骨穿楊聊試技 困聰明對菊苦吟詩
- 第六十二回 偷大姐牀頭驚好夢 做老婆壁後洩私談
- 第六十三回 集腋成裘良緣湊合 移花接木妙計安排
- 第六十四回 喫悶氣怒拚纏臂金 中暗傷猛踢窩心脚

2
3
4

高亞白填詞
狂擲地



王蓮生
醉酒怒
冲天



海上花列傳第三十三回

花也憐儂著

高亞白填詞狂擲地

王蓮生醉酒怒冲天

按洪善卿王蓮生喫酒中間善卿偶欲小解小解回來經過房門首見張蕙貞在客堂裡點首相招善卿便踱出去蕙貞悄地說道洪老爺難為耐耐去買翡翠頭面就依俚一副買全仔王老爺怕個沈小紅真真怕得無淘成個哉耐勿曾看見王老爺臂膊浪大膀浪撥沈小紅指甲搗得來才是個血倘然翡翠頭面勿買得去勿曉得沈小紅再有捨刑罰要辦俚哉耐就搭俚買仔罷王老爺多難為兩塊洋錢倒無捨要緊善卿微笑無言嘿歸座王蓮生依稀聽見佯做不知兩人飲盡一壺便令盛飯蕙貞新妝已畢即打橫相陪共卓而食飯後善卿遂往城內珠寶店去蓮生仍令蕙貞燒煙接連吸了十來口過足煙癮自鳴鐘正敲五下善卿已自回來只買了劍臂押髮兩樣價洋四百餘元其餘貨色不合緩日續辦蓮生大喜謝勞洪善卿自要了理

永昌參店事務。告別南歸。王蓮生也別了張蕙貞。坐轎往西蒼芳里。親手費與沈小紅。小紅一見。即問洪老爺。蓮生說轉去哉。小紅道。阿曾去買。噯。蓮生道。買仔兩樣。當下揭開紙盒。取翡翠釧臂。押髮排列卓上。說道。耐看釧臂。倒無捨。就是押髮。稍微推扳點。倘然耐勿要末。再拿去調。小紅正眼兒也不曾一覷。淡淡的答道。勿曾全哩。呀。放來浪末哉。蓮生忙依舊裝好。藏在牀前。妝檯抽屜內。復向小紅道。再有幾樣末。才勿好。勿曾買。停兩日。我自家去揀。小紅道。倪搭是揀剩下來物事。陸裡有好個。噯。蓮生道。恰人揀剩下來。小紅道。恰末為恰。先要拿得去。蓮生着急。將出珠寶店發票。送至小紅面前。道。耐看哩。發票來裡。噯。小紅撒手揀開。道。我勳看。蓮生喪氣退下。阿珠適在加茶碗。呵呵笑道。王老爺來裡。張蕙貞搭。忒恰開心哉。也該應來喫兩聲閒話。阿對。蓮生亦只得赧笑而罷。維時天色晚。將下來。來安呈上一張請客票頭。係為仲英請去。吳雪香家酒敘。蓮生為小紅撿色。似乎不喜歡。趁勢興辭赴席。

小紅不留不送。聽憑自去。蓮生仍坐轎往東合興里吳雪香家。主人葛仲英迎見讓坐。先到者只有兩位。都不認識。通起姓名。方知一位為高亞白。一位為尹癡鴛。蓮生雖初次見面。早聞得高尹齊名。並為兩江才子。拱手致敬。說聲幸會。接着外場報說。壺中天請客。說請先坐。葛仲英因令擺起檯面來。王蓮生問請的何人。仲英道。是華鐵眉。這華鐵眉和王蓮生也有些世誼。葛仲英專誠請他。因他不喜熱鬧。僅請三位陪客。等了一會。華鐵眉帶局孫素蘭同來。葛仲英發下三張局票。相請入席。華鐵眉問高亞白。阿曾碰着意中人。亞白搖搖頭。鐵眉道。不料亞白多情。人竟如此落落寡合。尹癡鴛道。亞白個脾氣。我蠻明白來。裡可惜我勿做官人。我做仔官人。定歸要亞白生仔相思病。死來。裡上海高亞白大笑道。耐就勿做官人。我倒也來。裡想耐呀。癡鴛亦自失笑道。倒撥俚討仔個便宜。華鐵眉道。人盡願為夫子妾。天教多結再生緣。也算是一段佳話。尹癡鴛又向高亞白道。耐討我便宜末。我要罰耐。葛仲

英即令小妹姐取鷄缸杯。癡鴛道：且慢。亞白好酒量。罰俚喫酒。無捨要緊。我
說酒末勿撥俚喫。要俚照張船山詩意。再做兩首。比張船山做得好。就饒仔
俚勿好末。再罰俚酒。亞白道：我曉得耐要起我花頭。怪勿得堂子裡才叫耐
囚犯。癡鴛道：大家聽聽看。我要俚做首詩。就罵我囚犯。倘然做仔學臺主考。
要俚做文章。故是烏龜猪。盧才要罵出來個哉。合席闌然一笑。高亞白自取
酒壺。篩滿一鷄缸杯。道：价末先讓我喫一杯。澆澆詩肚子。尹癡鴛道：故倒無
捨。俚也陪陪耐末哉。大家把鷄缸杯斟上酒。照杯乾訖。尹癡鴛討過筆硯牋
紙。道：念出來。我來寫。高亞白道：張船山兩首詩。撥俚意思做完個哉。我改仔
填詞罷。華鐵眉點頭說是。於是亞白念癡鴛寫道：

先生休矣。諒書生此福。幾生修到。磊落鬚眉。渾不喜。偏要雙鬟。繫紉。撲
朔。雌雄。驪黃。牝牡。交在忘形好。鍾情如是。鴛鴦何苦。顛倒
尹癡鴛道：調皮得來。再要罰哩。大家沒有理會。又念又寫道：

還怕妬煞倉庚望穿杜宇燕燕歸來香收拾買花珠十斛博得山妻一
笑杜牧三生韋臯再世白髮添多少迴波一轉鶯鶯畫眉人老

高亞白念畢。猝然問尹癡鴛道。比張船山如何。癡鴛道。耐阿要面孔。倒真真
比起張船山來哉。亞白得意大笑。王蓮生接那詞來。與華鐵眉葛仲英同閱。
尹癡鴛取酒壺。向高亞白道。耐自家算好我也。勿管不過畫眉兩個字。平仄
倒仔轉來。要罰耐兩杯酒。亞白連道。我喫我喫。又篩兩鷄缸杯。一氣吸盡。葛
仲英閱過那詞道。百字令末句。平仄可以通融點。亞白道。癡鴛要我喫酒。我
勿喫。俚心裡總歸勿舒齊。勿是為佗平仄。華鐵眉問道。燕燕歸來香。阿用佗
典故。亞白一想道。就用個東坡詩。公子歸來燕燕忙。鐵眉默然。尹癡鴛冷笑
道。耐呀。來浪騙人哉。耐是用個蒲松齡。此似曾相識。燕歸來一句呀。阿怕倪
勿曉得。亞白鼓掌道。癡鴛可人。鐵眉茫然問癡鴛道。我勿懂耐閒話。似曾相
識。燕歸來。歐陽修晏殊詩詞集中。皆有之。與蒲松齡何涉。癡鴛道。耐要曉得

該個典故。再要讀兩年書得哩。亞白向鐵眉道。耐勳去聽俚。陸裡有佗典故。癡鴛道。耐說勿是典故。入市人呼好快刀。回也何曾霸產。用個佗。鐵眉道。我倒要請教請教。耐來浪說佗。我索性一點勿懂哉。晚。亞白道。耐去拿聊齋誌異。查出蓮香一段來看好哉。癡鴛道。耐看完仔聊齋末。再拿里乘閩小紀來看。故末快刀霸產。包耐才懂。王蓮生閱竟。將那詞放在一邊。向葛仲英道。明朝拿得去。上來睬新聞紙浪。倒無佗。仲英待要回言。高亞白急取那詞紛紛揉碎。丟在地下道。故末謝謝耐。勳去。新聞紙浪。有方蓬壺一班人。倪勿配個。仲英問蓬壺釣叟如何。亞白笑而不答。尹癡鴛道。教俚磨磨墨。還算好。亞白道。我是添香捧硯。有耐癡鴛承乏個哉。蓬壺釣叟。只好教俚去倒夜壺。華鐵眉笑道。狂奴故態。倪喫酒罷。遂取齊鷄缸杯。首倡擺莊。其時出局。早全尹癡鴛叫的林翠芬。高亞白叫的李浣芳。皆係清倌人。王蓮生就叫對門張蕙貞。搭起拳來。大家爭着代酒。高亞白存心要灌醉尹癡鴛。概不准代。王蓮

蓮生會其意。幫着撮弄癡鴛。不想癡鴛眼明手快。拳道最高。反把個蓮生先
灌醉了。張蕙貞等蓮生擺過莊纜去。臨行時。諄囑蓮生切勿再飲。無如這華
鐵眉酒量。尤大似高亞白。比至輪莊擺完。出局散盡之後。鐵眉再要行拍七
酒令。在席只得勉力相陪。王蓮生糊糊塗塗。屢次差誤。接着又罰了許多酒。
一時覺得支持不住。不待令完。竟自出席。去榻牀躺下。華鐵眉見此光景。也
就胡亂收令。葛仲英請王蓮生用口稀飯。蓮生搖手不用。拿起簽子。想要燒
鴉片煙。却把不准火頭。把煙都淋在盤裡。吳雪香見了。忙喚小妹姐來。裝蓮
生又搖手不要。歛地起身拱手。告辭先行。葛仲英不便再留。送至簾下。吩咐
來安當心伺候。來安請蓮生登轎。掛上轎簾。攔好手版。問陸裡去。蓮生說西
蒼芳來。安因扶着轎。逕至西蒼芳里沈小紅家。停在客堂中。蓮生出轎。一直
跑上樓梯。阿珠在後面厨房內。慌忙趕上。高聲喊道。阿唷。王老爺慢點。蓮
生不答。只管跑。阿珠緊緊跟至房間。笑道。王老爺。我嚇得來。勿曾跌下去。還

算好。蓮生四顧不見沈小紅。即問阿珠。阿珠道：「常恐來浪下頭。」蓮生並不再問。身子一歪，就直挺挺躺在大牀前皮椅上。長衫也不脫，鴉片煙也不吸。已自瞢騰睡去。外場送上水銚手巾。阿珠低聲叫王老爺，揩把面。蓮生不應。阿珠目示外場，只沖茶碗而去。隨後阿珠悄悄出房，將指甲向亭子間板壁上點了三下。說聲「王老爺困哉」，此也是合當有事。王蓮生鼾聲雖高，並未着聰。聽阿珠說，詫異得狠。只等阿珠下樓，蓮生急急起來，放輕脚步，摸至客堂後面。見亭子間內有些燈光，舉手推門，却從內拴着的周圍相度，找得板壁上。一個鴿蛋大的橢圓窟窿，便去張覷。向來亭子間，僅擺一張榻牀，並無帷帳。一目了然。蓮生見那榻牀上橫着兩人，樓在一處。一個分明是沈小紅，一個面龐亦甚廝熟。仔細一想，不是別人，乃大觀園戲班中武小生小柳兒。蓮生這一氣非同小可，撥轉身，搶進房間，先把大牀前梳妝檯狠命一板。梳妝檯便橫倒下來。所有燈臺鏡架，自鳴鐘玻璃花罩，乒乒乓乓，撒滿一地。但不知

抽屜內新買的翡翠釧臂押髮。砸破不曾。並無下落。樓下娘姨阿珠聽見。知道誤事。飛奔上樓。大姐阿金大和三四個外場。也簇擁而來。蓮生早又去榻。牀上。掇起煙盤。往後一擲。將盤內全副煙具。零星擺設。像撒豆一般。豁琅琅。直飛過中央圓卓。阿珠拚命上前。從蓮生背後攔腰一抱。蓮生本自怯弱。此刻却猛如虍虎。那裡抱得住。被蓮生一脚踢倒。連阿金大都辟易數步。蓮生綽得煙槍。在手前後左右滿房亂舞。單留下掛的兩架保險燈。其餘一切玻璃方燈。玻璃壁燈。單條的玻璃面衣櫥的玻璃面。大牀嵌的玻璃橫額。逐件敲得粉碎。雖有三四個外場。只是橫身攔勸。不好動手。來安暨兩個轎班。只在簾下偷窺。並不進見。阿金大呆立一傍。只管發抖。阿珠再也爬不起來。只極的嚷道。王老爺勁哩。蓮生沒有聽見。只顧橫七豎八。打將過去。重復橫七豎八。打將過來。正打得沒個開交。突然有一個後生。鑽進房裡。便撲翻身向樓板上。彭彭彭。磕響頭口中。只喊王老爺救救王老爺救。蓮生認得這後